

生命 跳动 (的)

Heartbeat
Away

[英] 劳拉·萨门斯
(Laura Summers) 著
宋 伟 译

崭新的人生篇章即将翻开，但……这是谁的人生？



Arborea

生命 (的) 跳动

[英] 劳拉·萨门斯 (Laura Summers) 著
宋伟 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的跳动 / (英) 萨门斯著 ; 宋伟译. — 长春 :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4. 10
书名原文: Heartbeat away
ISBN 978-7-5534-5748-2

I. ①生… II. ①萨… ②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
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24064号

Heartbeat Away

Text copyright © Laura Summers, 2011

All rights reserved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5 by
Translation Book Co., Jilin Publishing Group by arrangement with
Piccadilly Press Ltd,
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, LLC., Woodbury, Minnesota USA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07-2014-4374

SHENGMING DE TIAODONG

生 命 的 跳 动

(英) 劳拉·萨门斯 著 宋 伟 译

出版策划: 孙 昶

责任校对: 王 媛 侯 帅 邓晓溪

选题策划: 孔庆梅 郝秋月

装帧设计: 红月亮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于媛媛
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(www.jlpg.cn/yiwen)

(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, 邮政编码: 130021)

发 行: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

(http://shop34896900.taobao.com)

电 话: 总编办 0431-85656961 营销部 0431-85671728

印 刷: 长春市恒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125

字 数: 120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5年1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34-5748-2

定 价: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: 0431-88607221

崭·新·的·人·生·(篇·章·)·即·将·翻·开

等 待。

每个人都梦想着自己身上会发生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这件事情将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。比如说我最好的朋友莉雅，她迫切地渴望着能离开现在所住的小区，去某个沐浴着阳光的热带海岛，享受椰果和烤鱼，从此快乐地生活下去。我的异父弟弟丹尼则一心想要为曼联队踢冠军杯决赛，进制胜球。我认识的人里面至少有三个五音不全的想要参加大型电视选秀节目，奢望能够一夜成名、暴富。

我和他们也没什么不同。我已经等了两年，等待着能够改变我的人生大事发生。但和多半人的期待不同，我并不太愿意告诉别人我所等待的事情，害怕听者会错了意。

说实话，我在等待某个人死去。不是指哪个老人，



你明白吧；也不是我们的数学老师麦克纳马拉先生，不是香农·沃特尔或马舍尔·克伦比，也不是任何其他我认识的人。我等待的这个人是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，从来没有见过我——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。尽管我现在多半的时间都在思虑、想象他的模样和他的喜好，但永远也无法了解到任何与他相关的事情——他甚至可能是来自平行宇宙里的一个人。

此刻我躺在这里，精疲力竭，动弹不得，内心充满了恐惧，但还是等待着。而他则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做着每天例行的事情，而后在夜里睡去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。

我等待着他死去，这样我才能活下去。

1

“贝基……贝基……快点儿，亲爱的，醒醒。”

我慢慢地睁开眼睛。妈妈穿着睡袍站在沙发后。我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已经有一些日子了，因为我的气力不够，不能爬楼去卧室睡觉。现在去卧室，就好像要我穿着拖鞋爬喜马拉雅山一样。

她伸手打开了门厅柜上的小桌灯，柜子上摆满了我在越野赛上获得的奖杯。她睡眼惺忪，头发凌乱。我瞥了一眼壁炉架上的钟，两点二十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的继父乔在外厅低声讲着电话。

“是格兰吗？”我问，“她还好吗？”

“她很好。是医院的电话。他们想要你立刻过去。”

“现在？”

妈妈点了点头，关切地看着我。

“可现在还是半夜啊！”

“他们认为已经为你找到了一颗新的心脏。”

我那快要衰竭的旧心脏停了一下跳动。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们现在就得出发了。格兰会来照看丹尼。”

妈妈拿着那个蓝色的双肩包。那是我刚上心脏移植等待名单时买的。我恍惚地盯着双肩包，时间飞逝，我早已不记得当年精心放在包里的都是些什么了。

“妈妈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，亲爱的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能去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不能去。”我语气更加坚定地说。妈妈焦急地看着我。“我真的还没准备好。”我对她说。

“没有准备好？”她惊讶地看着我，“贝基，我们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啊！”

“现在是夜里……”我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“我还没洗头发呢。”我的眼中一下子涌满了泪水。妈妈抱住我，

好似我只有四岁而不是十四岁。过去的几个月里，每天晚上我都做着同一个噩梦，而且那个梦每晚都很可怕。一群红眼恶狼追赶着我，我累得精疲力竭，跌跌撞撞地走到一条小河里。但河水里像有什么东西，知道马上就有吃的了，兴奋地翻卷起浪花来。河岸对面，所有人都在呼喊着我穿过小河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但我从来没有梦到自己到底有没有来到河对岸，因为每晚这时我都会被自己的心跳声震醒。每次醒来我都是浑身湿透，大口地喘着气。

“会没事的，贝基。”妈妈说。

“你确定？”我犹疑地盯着她看。她却没有回答我。

“我害怕。”我说。

“要是不害怕那才傻呢。”她把我抱得更紧了些，一边抚摸着我那还没洗的头发，一边低声说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我想了想每晚的噩梦，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出选择。我可以待在家里，洗了头发，等着未来几个月慢慢死去；或者我可以去医院，让医生切掉我的心脏，把某个死者的心脏缝到我身上，或许这样我就能安全地抵达对岸。

对岸到底是何方也都无所谓。

2

乔在雨中开车载着我们向医院驶去。最开始他和妈妈兴致勃勃地聊着天，但过了一会儿就再也没什么可聊的，安静了下来，于是他打开了收音机。电台播放着一首庸俗的流行歌曲，唱着某个人把自己的心给了另外一个人。妈妈瞪了乔一眼，他领会了妈妈的意思，赶紧换了台，调到一个“为世间所有心碎的灵魂”开放的深夜畅谈节目。

“噢，我的老天啊！”她叹气道。

我坐在车后排座上，身上盖着一条羊毛毯，看着大大的雨点从车窗上慢慢流下去。

“没事儿的，妈妈。”我气喘吁吁地低声说，“没关系的。”但她还是关上了收音机。余下的路程，我们便一直在一片安静中走过。路上的车不多，路边的商店

多半都关上了防盗铁门。我们碰上几个人，他们在外面玩了一夜正准备回家，此时在街道上欢笑玩闹着，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的事情。

几个人里有一个女孩，比我大很多，但有一头黑色的长发，和我以前的一样，只不过现在我的长发为了方便打理都剪掉了。她的胳膊搭在朋友肩上，一起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踏着舞步，在雨中唱着歌。我们的车开过的时候，我的目光与她相接，她对我粲然一笑，还挥了挥手。我慢慢地挥手回应，但心下立刻觉得自己的思想可鄙。她根本不会知道，此刻我是多么渴望与她互换位置。

我们抵达医院的时候已经将近凌晨三点。尽管已经是后半夜，但医院里还是挤满了人。乔去给我找了一辆轮椅，我们在前台挂了号，而后他推着我来到心脏科。

我很高兴他们允许妈妈留在身边陪我，因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，护士把透明的氧气面罩扣在我的脸上时，我突然惊慌异常。我本该能闻到麻醉气体或别的什么味道的，但什么都没闻到。一个可怕的想法一闪而过。如果手术的时候麻醉剂失效了，我还醒着该怎么办？

3

“都过去了，贝基……醒醒，睡美人。”

我完全不知道是谁在跟我说话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都过去了，只觉得喉头酸酸的，嘴里像沙场一样干。

“给你找点儿冰块含着吧？”一个稍微活泼一些的声音问道。

这个声音我也不熟悉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，而后竭尽全力睁开了眼。刚睁开眼睛，我就后悔了。屋子里非常明亮，太亮了。电视开着，叽里呱啦地响着，节目很垃圾——一堆波浪线和数字。而且还有人偷走了我的沙发。我彻底糊涂了，低头看到手腕上和胳膊上挂着细细的塑料管子，天知道我身上其他地方还有没有。有人正在摆弄着电视。

“你感觉怎么样，亲爱的？”

我肯定知道这个声音是谁。我有些恶心，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慢慢地转过头。妈妈和乔就坐在我的床边。他们身后通往门廊的门口站着一个黑发、黑眼睛的高个子男孩，他正在盯着我。

“他们把丹尼怎么了？”我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道。

“他在学校。”乔说。

“你在医院，还记得吗？”妈妈一边接着乔的话说道，一边抚摸着我的额头，“护士说你刚醒的时候可能会浑身无力。”

我好奇地盯着盖在胸上的一大片棉绒布，犹疑为何这么轻的东西会压得我这么疼。我能听到走廊尽头的各种声音：摔门声、嬉笑声、不明所以的声音，不停地有电话铃声响起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中是消毒水混杂着蒸鱼的气味。我已经渐渐地恢复了意识，知道二乘二等于四了。

“桑普森医生说手术很顺利。教科书一般的手术。我和你妈妈昨天跟他聊了很久。”乔说。乔的脸颊上已

经冒出了黑色的胡碴，妈妈也有了黑眼圈。

一名年轻的护士匆匆走进来，手里端着一个装满冰块的玻璃杯。护士身后跟着一个女人，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听诊器，她笑着说我的脸色不错，而后检查了一下插在我身上的管子。那个男孩已经不见了。一名服务人员推着轮椅从门口经过，轮椅里蜷着一个小姑娘，她怀里紧紧抱着一只巨大的粉色毛绒兔子。

“昨天？”

“现在已经是周三下午了。你的新心脏植入体内已经超过四十八个小时了。”妈妈开心地说，“你再也不用担心了，贝基。从今以后一切都好起来了。”

两天来，妈妈和乔第一次回家，我终于能在病房里独自安静地待一会儿了。我又低头看了看胸脯上盖的那条棉绒布。我的身体里那个新的心脏跳动着，稳定而有节奏，慢慢地给了我生气，给了我新生。

最后我会变得强壮健康，很多过去两年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也会有力量去做了。很快我便能和朋友一起出去玩，甚至还能再次开始越野赛的训练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

慢慢吐出来。我都等不及了，想要感受在野外奔跑不用担心有任何不测的自由生活。

一阵畅快席卷我的身体，令我兴奋异常，忘记了所有身体的痛。我的苦难已经结束了。尽管遭遇各种危险，但我还是安全地抵达了河对岸。我成功了。虽然……不是完全靠我自己，还要感谢桑普森医生和他的医疗团队。当然，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人，捐献心脏给我的人。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这个人和我血型相同，在我移植了这颗心脏之前的几个小时，这个人的生命结束了。我突然想到：我的家人此刻高兴得不得了，拍手庆贺，但在别处，捐献心脏给我的那个人的家人则在痛苦的悲伤中。此等残忍和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，不知不觉中泪水便从我的脸颊上流下，我忍不住地啜泣。监控装置上的示数飙升，越来越高，数值快要爆表了。两名护士闻声冲了进来。

“我没事。”我说。她们急匆匆地查看了我的情况，才一脸释然，重新调整了机器。“真的。我没事。”

4

今天麻醉剂的效用渐渐消失了，我又感觉像活在陆地上的人一般了。护士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检查我的体温、血压、脉搏和氧气情况，但是桑普森医生来到病房告诉我说，一切情况都很令人满意。一位名叫萨哈撒的物理理疗师来帮我做恢复治疗。

她跟我解释说她的名字意为“新的开始”，这个名字很应景，因为她现在正准备为我筹划一个新的开始，帮助术后的我第一次站起来。

尽管止痛药随着静脉注射的药水流进了我的胳膊里，但我的全身还是痛得厉害，于是我便尽可能地闹不愉快，希望她能有些怜悯心，让我安静地待会儿。

萨哈撒完全不顾我的抗议，带着欢快的笑容慢慢扶

我起来。从她的样子看来，她真可能会让我和世界相扑冠军来上十回合的比赛。

我的脚刚触地，眼角的余光便瞥见房间里站着的别的人。此时我最不想见的就是观众了。

“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演节目的猴子。”我说道。萨哈撒鼓励我原地轻轻走几步，而我瞥见在我身后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黑头发男孩。那个男孩也没有理会我的话。我焦躁地想着，就算他病得再厉害也不能原谅，换作我肯定不会像他一样盯着别的病人看。

几分钟后我躺到床上，感觉好似刚进行过越野赛训练，连续好几次的训练。

“我明天再来，我们来试试更激烈一点儿的活动。”萨哈撒笑着向我保证，“或许可以走上几步，再做一点儿轻柔的臂部运动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我应道，抬头发现我那位观众已经感觉无聊走开了，“都等不及了。”

“你得好好利用这个极棒的新心脏。”她走出病房时反驳道。